

澳華新文苑

第1251期(A)



踏尋父輩理想之路 烏尤尼之舞

山林

這一年的這一月
我的第七十個年頭
在南美
在拉丁美
在亞非拉
我們的朋友遍天下
不是旅遊 不屑做客
只拉展五星國旗的四個角
晶瑩的天空之鏡啊 不會顫抖
無有風波
唯水紋映秀
一副副伸展的四肢

一枚枚血紅的心結
看天下
等待解放的世界
那三分之二的人類
巴西的 美國的 葡萄牙的
開口笑了
嘻嘻
那就是Chinese
我們知道Chinese
負責任的
Chinese



阿爾蒂普拉諾 (Altiplano) 高原的針茅

在這種地方穿行
真為命運捏一把汗
不見根系的坦蕩
慣用破碎的山河 俯仰
要麼 揚沙鞭塵
深耕過的 仿若人民公社大鐵
牛根根繫過
翻紅溝壑
種過花稼的 都知道翻得越徹
底 植物越茁壯
藜麥青綠了
它們紮根了
不在越野車並聯的車轍
不在迪枯尼亞點認的道旁
只為長勢自由 草綠漫坡
任氣氣稀薄 遠長和寬廣
一葉一葉 鋼針刺尖
一團一團 風塵烈端

叫不清披金的奧亞圭火山
我依舊記掛
亞非拉人民大團結

四千四百米
一睹高原冷冽
迫 過路的革命接班人
盈眶熱淚
再也掛不住
喃喃詰問
是誰 需要解放
抑或 Chinese才擁有的沉重
我的靈魂散散
在這純粹的高原 無需經緯
在不沾青春的歲月
我默默呼吸
(2026.2.1)



L' Example—我的時裝設計故事

“世華”前傳

這一切要從“世華”說起，就算是一個小小的“引子”或曰“前傳”吧。“世華”是“世界華人作家筆會”的簡稱，是五年前從法國南部開始的一個跨洲華文作家筆會交流加旅遊觀光活動，當然也可以簡單粗暴地理解為“文化旅遊”。

第一屆南法筆會我沒去，我是第二年跟著朋友加文友山林夫婦，一起去的第二屆溫哥華筆會，順路在夏威夷停留了一下遊玩了幾天。第三屆筆會在海南我也去了。本來我就是個純“打醬油”的，諸事不操心，又可以旅遊，又可以聽聽文學交流，還可以交上一兩個談得來的朋友，找到了平時生活一地雞毛之外的“詩與遠方”，何樂而不為呢？

就這樣打了兩次醬油之後，順理成章地認識了世華主席兼老闆胖輝。老闆就是老闆，所有成功過的老闆都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有識人善任的“火眼金睛”。

胖輝說，海南之後我們世華會去澳洲，你能幫著定個行程搞個計畫嗎？

哇塞！澳洲是我的家啊，我在澳洲待的時間比我在第一故鄉還長，而且我對“吃喝玩樂”一直懷有極大的熱情，甚於我的寫作熱情。於是我隨手杜撰了一個“雙城”計畫，墨爾本加悉尼，順道遊覽坎培拉。胖輝一看，哎喲！這計畫不錯可行，那就由你來操持一下澳洲筆會的吃喝拉撒吧！

於是我從“打醬油”的“小透明”，飛升變成了“操盤手”。為了讓世界各地不辭勞苦飛了十幾、二十多小時來到“地球下端”——澳洲的華文作家們有好的體驗，為大家呈現一個最好的悉尼和墨爾本，我還真認真地動了不少腦筋，有時甚至比我做自己的小生意還認真。因為我自己的生意只需對我自己負責，並且照顧好我的小團隊就行了，而組織世華，則要對世界各地來的百十來位性格習慣思維“奇形怪狀”的作家們負責任哪！

其中我想出來的一個特別節目就是“藝術品拍賣”，目的是為筆會籌款。我首先說服了墨爾本藝術家、作家子軒，她是第一個答應支持我的朋友。後來又得到了很多澳洲其他華人藝術家、本土西人藝術家的支持，他們慷慨地捐贈了十幾幅畫作，加上參加世華的文友們的慷慨解囊踴躍競標，讓拍賣出乎意料地成功。畫家王蘭的油畫《和諧》獲得了全場最高競標，帶領拍賣達到了高潮。

這裡我特別感謝一下來自巴黎的作家、歷史學家陳超英的支持，他一個人拍下了三幅藝術品，占有拍賣額的半壁江山！

好了，下屆筆會我們去歐洲巴賽隆納，去坐地中海遊輪，胖輝說。

太好了！去巴賽隆納就讓西班牙作家來操持吧？我可以幫忙找找遊輪，別的我就不管啦！

結果遊輪定下來之後，我們發現，報名上遊輪的很多是澳洲的華文作家，幾乎也占半壁江山。為了讓我們的澳洲作家萬里迢迢飛去歐洲，有好的吃喝玩樂體驗，我就再辛苦操持一把吧！這回咱把“詩與遠方”定在了地中海。

藝術拍賣當然不適合遊輪，因為遊輪本身有它的藝術品拍賣會。那這次搞點什麼特別節目呢？我想起來我少年時代的夢想和“手藝”——時裝設計，那就搞個迷你時裝系列，一來為大家助興、增添樂趣，二來繼續為筆會籌款吧。於是有了我的第一個正式的時裝設計和品牌——她用我們住的巴賽隆納老城區的名字命名，加泰羅尼亞語L' Example，意思是“擴展”。

找到了“金剛鑽”

話說為了第五屆歐洲世華筆會籌款，我想到了少年時代的時裝設計夢，我從十三歲就開始為自己買衣服，拒絕我媽代辦這件重要的人生大事，所以我其實是個“資深買手”，在當時中國時尚十分匱乏的時代，我也能盡可能地“搜羅”到一些相對時

髦、和諧的衣飾配飾之類。但是我開始學習業餘設計、裁剪、自己動手做衣服，還是跟我媽學的，雖然做衣服只是她的業餘愛好，她是物理學教授。大學的時候，除了給自己，我還為宿舍裡的小夥伴們設計製作過一些衣服呢。後來我一直都在關注時尚潮流、設計師們的每季發佈，還作為“媒體人”去過幾次“悉尼時裝周”。

可是現在我需要實踐的是近乎專業的設計和製作，簡單地說，就是可以拿到市場上賣錢的衣服。廢話，不賣錢如何為“世華”籌款呢？我用自己特別笨拙的繪畫手法，畫了幾張設計草圖，有了草圖，我需要一個關鍵的靈魂人物——紙樣設計師，才能把我的設計理念變成可以裁剪的服裝紙樣。

俗話說“沒有金鋼鑽，不攬瓷器活兒”，我之所以敢做設計，就因為我認識悉尼的專業紙樣設計師——曲紅。曲紅在悉尼很有名，但是她出名的不是她的專業技能——紙樣設計，這個只有業內人士知道。她非常出名，連“業外人士”都知道的，是她的“歌星”身份。曲紅經常活躍在悉尼的舞臺上，既可以領唱，又常表演獨唱，人美歌靚，身材高挑苗條，是個大明星，偶爾還客串一下模特。（未完）

千波



也能演奏的千波

如影隨形

李琳

福建人管年輕女孩子叫“小妹”，老王和阿宏都是這麼叫我的。二十二年前，我們謀生的中餐館是英格蘭中部小鎮Leamington Spa的帝皇閣餐館，帝皇閣和它所在的這英格蘭著名古鎮一樣，是個同時兼具歷史風味和現代格調的地方。Leamington Spa附近的沃里克(Warwick)有英國保存最完好的沃里克古堡，這裡也有方圓十里最摩登的品牌店，女裝花團錦簇就像英國夏天，剪裁仄小堪比倫敦巴黎的秀場。遊人多自然中餐館的生意便好，像是許多遍佈英國的中餐館一樣，帝皇閣的老板是香港人，帝皇閣也是以粵菜館來定位的。一進帝皇閣的門，就是滿滿當當兩張清朝皇帝皇后的朝服大畫像。這清朝的皇帝一定不會料到自己的

官服畫像在數百年後出現在英國中部一個粵菜館的門口，而能來帝皇閣吃飯的主顧，進了這門又有皇帝畫像餐館的英國男女們，自然是袋袋里不差錢的。帝皇閣里吧台的大桌上，日日都放置著盛開的鮮花，有時是百合、有時是康乃馨，餐館的女侍應，可以吧有點兒焉了的鮮花帶回員工宿舍。員工宿舍是十分簡潔的一間屋，有一張床和一張桌，時隔多年我還想起當年宿舍窗外的景象，那是萬籟俱寂的夜晚，Leamington Spa的圓月照著底下清冷的街道，百合的花香在夜晚嫵嫵婷婷地綻放，似乎夜晚的寧靜把這沁人心脾的花香也放大了。

和所有有點規模的中餐館一樣，帝皇閣的廚師團隊

分工明確，陣容強大。除了老王和阿宏，這裡有個每次炒菜都在鼻孔里塞著棉球的香港廚師，有一個專管鐵板燒的福建小夥子風流阿標，而阿鋒則不知是哪里人。這個阿鋒是僅次於香港廚師的二廚，是一個中國來的約莫三十左右的男人，他個頭不高，瘦小精干，聽說他在中國時還當過兵，是一個非常能干的廚房把式。在我的印象里，阿鋒穿著條紋T恤衫，寬大的深色褲子，好像是一個不小心，他突兀地空降到了這英國中部小鎮的粵菜館來炒菜的。

阿鋒和我之間本是沒什麼交流的，但是我作為一個假期專職在餐館打工的留學生小妹，有些可以在語言上順便幫忙的地方。有一日中午，阿鋒問我，能否幫他到鎮上的銀行開一個銀行帳戶，對於這些可以幫到的要求，我一直是能幫則幫的。因此，我和阿鋒，帶著他唯

一的一個身份文件，去了鎮上的銀行，順利地開辦了他的銀行帳戶。而當我們回到餐館，幫廚團隊的其它人，當得知阿鋒順利地開辦了銀行帳戶，不知道為什麼都有一些小小的激動。於是好幾個餐館幫廚之類夥計們，也紛紛要求我和他們一起去開通銀行帳戶。於是，隔了幾日之後，我和起碼三、五個一起去銀行開他們的個人帳戶。

事情是十分奇怪的。當我們幾個人一起去了同一家銀行，那位有著灰藍色眼睛的年輕的金發銀行小姐，看到一擁而入的我們，似乎是不假思索地，同時拒絕了我們所有人開通銀行帳戶的要求。她似乎都不用看每一個人帶來的身份文件，只是乾脆俐落地拒絕了這些滿懷希望想要開通個人銀行帳戶的我們餐館的同事們。可以想見的，滿懷希望的我們，失落不已地從鎮上的銀行灰溜

溜地回到了帝皇閣餐館的員工宿舍。

過了幾個星期，由於當時作為留學生的我，只想在開學之前的假期做兩個月的全職餐館工，而帝皇閣的老板，是要找一個長期在餐館工作的女侍應，抑或是，我上桌收盤子的速度並不够快。嫻熟的餐館女侍應，應當像新來的馬來西亞姐姐，人苗條周正又十分利索，收盤子的時候可以把盤碗一路疊到手肘處，那才是一個熟練女侍應需要有的素質。反正，幾個星期之後我就被帝皇閣辭退了，當時我們其它的同事們，個個都在。

那天，阿鋒、阿標、阿宏還有好幾個餐館的人，他們每個人手里拿著一個黑色大塑膠袋，里面盛放著毛巾牙刷衣物等，送我去火車站，我們浩浩蕩蕩地，又走到了Leamington Spa的主街上。一直以來，我們這群在帝皇閣打工的人，都是晝伏夜出

的，忽然間我們就這樣有氣勢地，一人拎著一個巨大的裝有我的各式雜物的黑色大塑膠袋，浩浩蕩蕩地走在街上。這個時候，似乎是順理成章的，一輛車鳴著響亮的喇叭，几乎是緊貼著我們這群人，呼嘯而過，與此同時，我曾經的同事阿鋒，好像不假思索地，對著那輛呼嘯而過的车，豎起了中指。



在英格蘭留學時的李琳